

文化集刊

4

中國祭神問題

邢福增、梁家麟著

建道神學院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中國祭祖問題

邢福增、梁家麟
合著

建道神學院

1997

文化集刊 4

中國祭祖問題

作者：邢福增、梁家麟

編者：邢福增

文稿編輯：勞柳萍

出版者：建道神學院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長洲山頂道 22 號

Tel: (852) 2981-0345 Fax: (852) 2981-9777

總代理：基道出版社

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 號富騰工業中心 1011 室

Tel: (852) 2687-0331 Fax: (852) 2687-0281

CCCRC Occasional Paper 4

Chinese Ancestor Worship

Authors: Ying Fuk-tsang & Leung Ka-lun

Editor: Ying Fuk-tsang

Script editor: Lo Lau-ping

Publisher: Christianity &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Centre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2, Peak Road, Cheung Chau, Hong Kong

Sole Agent: Logos Publishers Limited

Tel: (852) 2687-0331 Fax: (852) 2687-0281

© 建道神學院 一九九七年 © 1997 by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一九九七年八月初版 First Edition, August, 1997

版權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7997-21-8

系列說明

建道神學院自九三年成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以來，一直努力從事將基督教信仰與文化處境會通的學術研究工作。我們不但期望在理論層面，建構基督教的教義、神學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可資接合的地方；更致力在具體的神學工作層面，諸如聖經及神學層面的研究，注入更多中國文化的因素，並且也將基督信仰注入中國與香港的現實場景中，以說明其有效性與現代意義。當然，這樣弘廓的遠象不能一下子便實現出來，要從事一個足以涵括以上的方向的研究計劃，即使能擬出題目，也不是目下的人手與資源所能應付得來的。故此，我們只能按部就班地從事一些小規模的研究計劃，希望聚沙成塔，在釐清與處理不同的小課題後，有一天能拼合出一幅較完整的神學構圖，透視出基督教在未來中國發展的文化形象。這是文化中心出版「文化集刊」的緣起。

整個系列的研究報告，主要由研究中心的同工個別或聯合執筆撰述。形式遵照一般的學術論文，字數則按需要而定，沒有很嚴格的拘限。我們盡量使研究的課題普及化，就是適切當前教會或社會的關懷與需要；但是在研究的過程中，嚴謹、細緻、全面，仍是我們不敢稍為鬆懈的學術守則。

我們誠盼這個系列的學術研究報告能對華人基督教會及信徒有所裨益，也盼望華人基督教會及信徒能意識到這樣的學術研究的價值。

張序

自基督教進入中國後，祭祖問題一直在教會裡引起激烈的爭辯。原因有二：一是祭祖問題本身所牽連的層面廣闊，涉及的範圍包括宗教、倫理、文化、宣教、護教、教牧等課題；二是如何處理祭祖問題嚴重地影響基督教在華人社會中的廣傳，和其在中國文化中植根的問題。

這問題仍然繼續困擾著今天的華人社會，故仍有待不斷探討。過往許多討論和建議，明顯地未為華人教會帶來共識，求得人人認同的出路。而我們相信，探討祭祖問題，是基督教信仰本色化一個重要路標，所得的結論和提出的解決原則，同樣可以應用在華人信徒面對其他中國文化的風俗習慣和禮儀等問題。

在《中國祭祖問題》一書中，邢福增把過去一百年來華人教會在祭祖問題爭論的不同論點作出中肯評述，而梁家麟則從福音信仰的角度檢討祭祖問題在中國文化中的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意義，並從教牧的角度嘗試對整個複雜的問題作一個合情合理的回應和解答。梁家麟的立論未必人人同意，卻是值得細考慮和重視的，它也肯定會引來更多的討論和爭議。我們看見在教會歷史上，真理總是越辯越明的，祭祖問題困擾華人教會這麼多年，盼望在更多的對話中帶來更多的亮光。

《中國祭祖問題》是一本重要著作。邢福增對百多年有關的

史料分析和評估，深入淺出而條理清晰，而梁家麟在尋索問題的出路上，對過往走過的路作出深入的思考和批判，並且從一個實踐的角度提出具體可行的獻議，同樣是深入淺出而條理清晰。我們確信，這本書對今後祭祖問題乃至本色化神學的研究，將起承先啟後的作用。

張慕暄 謹識

一九九七年六月

序言

自基督教在近代叩啟中國大門伊始，祭祖問題一直困擾著華人教會，成為中國基督教歷史中綿延甚久又極具爭議的課題。即使在二十世紀末，在臺灣、香港，星馬等地的華人社群中，祖先崇拜的影響仍未隨社會的西化而消退。在中國大陸，雖然經過三十多年反封建主義及破除四舊的衝擊，但祖先崇拜的活動近年又隨著改革開放的空間而蓬勃再生，毋庸置疑，祭祖問題仍將是中國教會必須認真處理的炙手課題。

有見及此，早在一九九四年初，本中心便已擬定「中國祭祖問題」為重點的研究計劃，並著手搜集資料，構想研究進路，希望能及早將成果呈獻出來。當時我們希望能邀請不同專長的學者，分別從聖經、神學、歷史、文化、社會等角度入手，重新對這個問題進行評檢。可惜，由於被邀請的學者大多事務繁忙，截稿日期一再推延，加上中心成立初期急於開展的工作甚多，故此便把整個計劃擱置下來。到九五、九六年間，我們又全力進行關於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也無暇兼顧這個饒具意義的計劃。期間一直有關心這課題的弟兄姊妹致電或來函本中心，查詢研究成果是否出版的問題，促使我們不敢怠慢，決定要在本年內完成是項計劃。

在重新構想整個課題的時候，我們決定將研究的方向收窄，並將計劃交由梁家麟博士與我負責撰寫。這既可避免其他學者不能如期交稿而影響進度，也是我們重新確定切入問題的進路的結果。經過初步的探索後，我們的共識是：祭祖問題長期困擾中國教會，關鍵在於過去我們過份偏向從神學或教義的角度入手，急於判斷祖先崇拜的性質。結果，中國教會一直糾纏於祭祖是否偶像崇拜的問題上，將問題變得更形複雜，舉步維艱。為此，我們決定採取歷史回顧及教牧因應這兩條進路，並在教牧關懷的範圍內，納入相關的聖經及神學討論。

本書包括兩篇主題文章。第一篇由本人負責，主要考察十九世紀以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間，中國教會對祭祖問題採取的不同態度，及由此而產生的論爭、反省與實踐。本文特別指出，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全盤否定祖先崇拜，將之定性為拜偶像的觀點，甚至壟斷了整個論述的情況，到二十世紀基本上出現了相當的調整與變化。而在建構本色教會的呼聲下，不少中國教會領袖及基督徒知識份子更積極發聲，從本色化及基督化的角度，探索如何改良傳統祭禮，並創建中國教會的敬祖模式。不過，在三十年代真正在中國教會得到實踐的，主要仍是「基督化」色彩較強的創新模式。這反映出偶像崇拜的陰影仍構成了實際回應過程的心理障礙。

第二篇文章由梁家麟博士執筆，一方面析論中國宗教的特質，及中國祖先崇拜的起源與發展，幫助我們正確處理這項文化行為的本質及宗教性。作者特別指出，祖先崇拜本身同時兼具宗教性與非宗教性的意義，任何對祖先崇拜的單一本質性論斷，都

是以偏蓋全的。另一方面，梁文又全面評檢了近年華人教會回應祭祖問題的不同模式，分疏了兩種較主流的意見——保留祭祖的文化符號而賦予新的意義，及保留祭祖的傳統倫理含義而創造新的符號——的得失。最後，作者從教牧的角度，提出絆倒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不同考慮，從而建構一套面對華人禮儀文化的處境性回應之道。

在這裡得強調，雖然現在研究工作業已完竣，但我們不敢說已將整個問題拍板定論，相反，我們鼓勵讀者進一步思考書中提出的問題，並對我們的觀點作出回應。為此，我們特增設了兩個附錄，其一是本人撰寫的〈中國祖先崇拜研究的回顧〉，主要介紹了中外學者從人類學及社會學對中國祖先崇拜的重要研究及其論點。我們深信，基督徒要思考如何處理祭祖問題，必先全面了解中國祖先崇拜本身，如此更不能無視學術界在這方面的論述成果。第二個附錄主要整理關於中國祭祖問題的研究文獻，輯錄了中國教會史及基督教如何回應這兩方面的著作目錄。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興趣探討這個課題的讀者，也應清點既有存貨，不鑑前車，又何言開拓新路？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梁家麟博士與我在建道神學院合開一科中國神學專題研究：「中國祭祖問題」，同學在課堂上有熱烈的討論，進一步刺激了我們對問題的思考，謹在此向各同學致謝。此外，筆者在搜集資料時，蒙上海基督教全國兩會圖書館主任田文載先生多番禮待與幫助，實在銘感於心。田先生是我們曾接觸眾多圖書館員中最樂意服務讀者的一位，我敢說沒有他的協助，整個研究計劃也不能完成。「文化中心」助理韓建軍先生的

勞苦忠心，再次在本書的製作過程中體現出來。韓先生將於本年九月正式離職，修讀本院神學士課程，在差不多四年的日子裡，他為「文化中心」付出了許多的心思勞苦，盼望他在接受神學裝備後，成為上帝在這個時代的僕人。最後，勞柳萍女士對本書的文稿校正，也在此一併致謝。

但願本研究可以成為華人教會建立理性討論風氣的基礎。

邢福增

一九九七年五月廿六日

目錄

系列說明	v
張序	vii
序言	ix
一、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 歷史的考察 /邢福增	1
二、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 一個教牧角度的回應 /梁家麟	103
附錄一：中國祖先崇拜研究的回顧 /邢福增	209
附錄二：中國祭祖問題：文獻索引	231
建道神學院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簡介	239

壹

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 歷史的考察

邢福增

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歷史的考察

邢福增

第一章	導言	3
第二章	上帝與祖先之間——十九世紀的爭論	7
	一、早期傳教士的定性	
	二、西方傳教士的論爭	
	三、「本土」的聲音：中國信徒的告白	
第三章	探索調和之路——二十世紀前期傳教士的討論 ...	27
	一、策略因應抑偶像本質？	
	二、建設性的取代	
	三、基督化敬祖觀念的定位	
	四、小結	
第四章	探索「本色教會」之路——二十世紀前期 中國基督徒的反省與實踐	55
	一、事情正在起變化	
	二、新的檢討	
	三、本色教會與敬祖	
	四、基督化家庭與鄉村教會的祭祖問題	
第五章	結論	95
	一、信仰與儀式的不同考慮	
	二、本色化與基督化的消長	

第一章

導言

打從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遇以降，祭祖問題一直成為雙方爭議的焦點，迄今未有止息。¹事實上，在整部中國（新教）教會史中，要找出一個具體的課題，能夠引發教會內、外延綿近兩個世紀的關懷與討論，除了祭祖問題外，實在無出其右。要是我們把十六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對這問題的討論，及隨後教廷

¹ 臺灣華人教會在近十年間，便先後召開過兩次會議，討論如何因應，參出頭天神學工作室編：《基督徒與祭祖》（臺北：雅歌出版社，1994）；另〈基督教面對民間喪禮積極主導〉，《基督教論壇報》，第1619期（1997年4月13日~4月19日），版2。此外，尚有不少討論教會及信徒應如何因應的文章，可參本書附錄二，在此不贅。

即使在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亦有信徒對此問題感到十分困惑。例如在一九九六年四月號的《天風》上，便刊載了浙江松陽一位信徒的來信，表示有一個基督徒已經安息離世，但他尚未信主的子女卻仍按照民間的傳統風俗祭祀。此舉令這位信徒十分不安，特去函詢問這對一個在主裡安息的人有沒有影響和不利。〈有人向已故信徒燒紙，怎麼辦？〉，《天風》，1996年4月，頁36。

與康熙間引發的「禮儀之爭」也包括在內的話，則祭祖問題對中國教會的困擾，更長達四個世紀之久！²

不少人相信，基督教無法為中國人廣泛接納，關鍵在於教會一直以來採取禁止信徒參與祭祖的政策。例如，一九八三年在臺北舉行的「基督徒對祖先崇拜問題的反應」研討會上，便有學者指出：「若不是一些不懂中國文化的外國宣教師，執意不讓中國的信徒敬祖，則今天不但中國的教會史要重寫，甚至中國近代史都要從基督化的過程來闡述了！」³ 這段話無疑予人有「事後孔明」之嫌，其推論值得商榷，但是，當中反映出祭祖問題在中國教會史上的獨特意義，卻是不爭的事實。⁴

毋庸諱言，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相遇過程中，確就若干的課題引起不同程度的衝突，例如與儒家思想的關係、與中國社會倫理的整合、與中國民間宗教傳統的矛盾等等。持平而言這些衝突若屬於倫理的層面，則雙方較容易取得協調，但一旦添上宗教色彩，基督教在維持信仰純正的大前提下，便較難與之取得調和。就以儒家傳統為例，若我們視之為一套道德、倫

² 參 George Minamiki, S. J.,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from Its Beginning to Modern Times* (Chicago: Loyola Univ. Press, 1985).

³ 轉述自丘思慮：〈聖經與敬祖問題〉，《文藝》，第9期（1984年3月），頁4。

⁴ 黃伯和也指出：「教會過去所採取的對祭祖的排拒態度，只是使基督教在臺灣社會中淪為邊緣者的角色，被社會視為『反孝道』的把柄。」氏著：〈基督徒與敬公媽〉，《基督徒與祭祖》，頁7。

理的體系，比強調其宗教性（儒教）更易為基督教接納。⁵ 而祭祖問題所以成為基督教在中國傳播及發展過程的重要爭論焦點與關懷，正在於祖先崇拜在本質上同時兼具宗教、社會、道德的意義，並且經過千百年的傳承，此等意義已經彼此融合，難以簡單地區分及定性。基督教在回應上，顯然因其涉及的宗教意義而難於認同，但卻又無法迴避其中潛存的社會及道德價值所帶來的挑戰。

本文旨在從歷史的角度，回顧與分析中國教會在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間對祭祖問題的態度，及由此而產生的論爭，其中涉及西方傳教士、中國基督徒及非信徒之間在不同時空處境下的反省、激辯、對話與實踐。由於筆者將本文定位於歷史角度的析論，故重點在於突顯出中國教會在處理祭祖問題上的不同考慮因素及其限制，及這些因素在不同階段的消長，至於進一步評檢不同因應模式的假設及其問題，便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⁶

⁵ 隨著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紀後已不復其獨尊的樞紐地位，今天基督教要面對的，毋寧是作為「社會化儒學」(social Confucianism) 或「散佈式儒家」(diffused Confucianism)，多於昔日的「帝制儒學」(imperial Confucianism) 或「制度化儒學」(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毋庸置疑，儒學在今天，已非中國文化的主流，故此有學者更認為，基督教在思考本色化工作時，不應再以幾千年前在中國構成的儒家思想體系為對象，反倒應重視在不斷演變與創新的中國文化。因為我們傳福音的對象，是此時此地的中國人，而非二千年前，或一百年前的中國人。參吳利明：〈從文化層面探討本色化問題〉，《文藝》，第3期（1982年9月），頁20。

⁶ 詳參本書梁家麟文，〈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一個教牧角度的回應〉。